

漢書門			
二	〇	一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一		漢
五	三		書
函	一		
二	二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19
冊數	22	(13)
函號	285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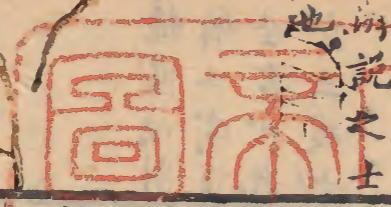


虞卿魯仲連列傳第三十一 古史五十四

贊曰虞卿者直節

臣而非

說之士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

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

昭王以范雎故，欲為之報仇，求魏相魏齊而殺之。魏

齊亡，走趙，依平原君。秦召平原君，而使趙王殺齊。夜

出，見虞卿。虞卿解相印，與齊將之魏，依信陵君。信

陵君難之，齊怒，自剄死。虞卿困於大梁，不得志，乃著

書上採春秋，下觀世。曰：鄭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

鍾惺曰制
媾二字後
世言和者
宜三復之

陳子龍曰
肯秦所以
約秦

陳子龍曰
事秦所以
失秦

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秦趙戰於
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
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
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
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
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
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
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
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趙豹為媾。
發鄭朱入秦。之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
為媾於秦。已納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
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
人也。入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
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
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
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

陳仁錫曰
親吾舌在
否如虞卿
可謂之舌

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比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令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令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令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令雖割六城，何

即以鑽曰
終無語
恒說意而
宛特不窮
勢極負健
韓非說難
如此

蓋。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
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
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六。城。收。天。下。以。攻。
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
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
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
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
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

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
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上。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
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
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
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
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與。孰。吉。緩。辭。讓。
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緩。對。
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

第坤曰其言巧入

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賢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子則非計也言子之恐王以臣為上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子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

音慎

王春勿子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

鄒以讚曰
至此說出
齊宋

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
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
賂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
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
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
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
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
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
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
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
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王召虞卿。謀過平
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
請為從。對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
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
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

古史

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

蘇子曰游說之士皆歷抵諸侯以左右網其利獨虞

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翻覆之病

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

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

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奔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

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

耳

按太史公曰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

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

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

云李卓老曰虞卿不聞魏之侯嬴乎何不先見侯

嬴也見侯嬴則必有策矣嬴蓋有俠骨深謀遠智

而隱者也虞卿不但節義亦有智謀可次侯生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

辭以讚曰親齊死後五年秦始破長平審圖卿何得復與構秦之計邪樂成之說足

陳仁錫曰三句寫盡

仲連品格
鍾惺曰身
在事外乃
能用人此
不肯仕宦
任職之意

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
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
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
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閻
入邯鄲曰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
齊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已益弱方今唯秦雄
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
秦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仲

連聞之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
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
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閻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
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
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
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
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
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衍

陳仁錫曰
當世諸侯
不及東海
一士

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行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衍許諾。仲連見衍而無言。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

從頌音從

不贊曰仲不肯帝

秦是戰國一大郡目。黃份曰使梁助者反以言發其端最妙。

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

真德秀曰：反彼言帝，秦之害有，功於當時，而雄俊明，辨可為論，事之法。陳子龍曰：住得妙，若說了便索，然。李贄曰：絕妙絕妙，不助趙，救趙矣，夫既為之僕。

出醢任矣，乃僕則甘心烹醢，則快然何也。

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恠。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衍曰：然。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衍快然不說曰：意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簞，攝衽抱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

人投其籩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
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
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
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
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
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
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
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

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
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
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諂妾為諸侯姬妃處梁
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
乎於是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
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將
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
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仲連

鍾惺曰此語最緊蓋衍首議帝秦之人故先敗其興又曰此接要緊是父章開目見不帝秦一着於信陵

救趙得加

仲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仲連壽仲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

古史

虞卿魯中連列傳卷三十一 十二

陳子龍曰
明燕之絕
故

何景明曰
此下云云
皆誘惑燕
將之亂非
實事也

棄南陽斷右壤定濟此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
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
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
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
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國於
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
今公又以敵聊之民拒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
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

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
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
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
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
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
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
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
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相公中其鈎篡也

陳仁錫曰
戰國策上
語至抵掌
恐赫處如
婦姑反唇
不足動人
深長思惟
樂毅仲連
書詞旨溫
潤

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此三行者世
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
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於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
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
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
諸侯故蕪三行之過而為五霸者名高天下而光燭
隣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
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
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
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
之上頽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
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
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
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恚之
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
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仲連書泣三日猶豫

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仲連。欲爵之。仲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蘓子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即衡。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事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髡衍。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王世貞曰。魯仲連有儀秦之材。而近道者也。彼其智不欲以富貴害生也。又不欲以生掩名。

董份曰。戰國時文字。如遺燕將書。當在第一等。為人排難解紛。此仲連一生學術。

鍾惺曰。魯仲不聽魏之帝秦。至欲蹈東海而死。世以此為高節士。固有高節而無救於世者。不可以

此論仲連也。仲連之所挾以為仲連者，為人排難解紛亂而已。其不聽魏之帝秦者，計欲魏之必救趙也。秦圍趙，勢不得不救趙者，莫如魏。雖畏秦，不敢聽公子無忌救趙。然實無以自解於趙。苟且僥倖欲以帝秦之說一塞其不救趙之責，而不知其必不可得也。秦破趙且及六國，何憂不帝？乃必以圍趙求帝，以得帝釋趙圍，而魏為之者，此時魏君臣方寸亂矣。猶以為帝秦而萬一免趙於圍，吾遂可以不救趙。然而此必無之事。為魏計，莫如救趙者。仲連所爭者，救趙與不救趙，而不在於秦之帝不帝也。然不禁其帝秦之說，則不救趙之形已成。趙亡而魏不得為魏矣。故其言曰：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又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又曰：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助趙之說，乃仲連不聽魏帝秦之本指也。烹醢梁王，其語已自刺心。而將軍何以得固寵乎？一語尤敗新垣衍之興。蓋

衍首議帝秦之人也。衍起謝而秦不帝。魏不帝秦。舍救趙。遂無可為者矣。事固有不相蒙而可以相應者。雖謂仲連此舉。陰為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可也。為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而後不帝秦。之局可終也。不然。徒爭帝秦之虛名。而魏救不至。何益。趙之亡。且使魏趙利害真係於帝秦。雖百仲連。蹈海安能禁魏之不帝秦哉。○齊攻聊城。所謂強弩之末。莛即墨之形也。燕將亦待齊之敝而返。

鍾離白
不常始
當大賈

耳。齊之必決於聊城。公無再計。二語要緊。所以絕燕將之望也。後告以歸燕。歸齊兩着。其意原在說昭之歸。齊所謂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此必無之為理。必不可行之事也。然不先開此一路。後面說不去。人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楚。其母曰夏姬。母愛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救攻趙。趙不甚禮。楚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選用。不使居楚。曰虞卿魯仲連列傳 終

陳子龍曰
遂為易嬴
之識

陳仁錫曰
謀立子楚
如指諸掌
小人未嘗

無才其才
遺足覆國
亡軀耳
几音冀

見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
乃大吾門不常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楚心
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常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
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
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
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
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
子矣楚曰然為之奈何不常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

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常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
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楚乃頓首曰
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常乃以五百金
與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
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
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
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常
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

鄧以讚曰語勢錯綜只據事為說無枝詞也西京文類此

鍾惺曰曰知有身曰自匿有身則不常與姬定計矣怒何為哉然妙用在此直賈

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舉之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遣楚而請呂不韋傳之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楚楚與

人狡擄也

不常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
得歸趙欲殺楚妻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
母子竟得活昭王五十六年薨安國君立為王華陽
夫人為王后楚為太子趙亦奉楚夫人及子政歸秦
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楚代立是為莊襄王所
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母夏姬以為夏太后莊襄
王元年以不常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
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常為
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不常不
常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
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常以
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
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常乃使
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
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
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

陳仁鏘曰
只知有金
能增損者
斷不重千

古史

呂不常列傳卷三十二

四

金而來。楊
雄自謂能
增損其文。
恨不輦載
其金而歸。
見秦人下
矣。

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不常恐
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
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噉太后。太
后聞果欲私得之。不常乃進毒。詐令人以腐罪告之。
不常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
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
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
避時。徙宮居雍。毒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毒。毒家

茅坤曰。此
事絕類。博
里子。

僮數千人。諸客求官為毒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
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
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
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
邑。九年。有告毒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
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秦王驗左右
未發。方之雍郊。毒恐禍起。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
年宮。發吏攻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夷其宗。於

古史 卷三十二 六

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不韋九月夷毒三族
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遷太后於雍諸毒舍人皆沒其
家而遷之蜀王欲誅不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
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十年十月乃免不韋
相及齊人茅焦說秦之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
而出不韋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
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
秦封君河南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

歸有光曰以太后薨
不韋傳妙想
匪夷

屬徙處蜀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死秦王所加
怒不韋毒皆已死乃皆復歸毒舍人遷蜀者始皇十
九年太后薨號為帝太后與襄王會葬滎陽
蘓子曰戰國惟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
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者皆非
義也天方厭喪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
之於是不韋乘釁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
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

古史 卷三十二 六

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高儀曰：不常說子楚，及使說華陽夫人，向之刺骨語，以故得行其策，則不常乃說客之雄，非直大賈也。中間安國、華陽夫人、子楚、夏姬、嫪毐事，俱備頗似數人合傳。

鍾惺曰：不常是古今第一善使錢人，只是取舍明，布置當耳。既盜國，又盜經術，彌工則得彌贏，得彌贏則志彌侈，而所取彌大，真大賈人也。

陳仁錫曰：傳不常而附嫪毐，傳李斯而附趙高，以其同惡相濟也。○秦自孝獻以來，毒流十餘世，天故生不常以滅之。六國滅以弱秦，滅以醜六國，未嘗亡而秦先滅，天之快人意如此。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

呂不常列傳終

高。像曰。不常說子楚。及後說華陽夫人。命之刺骨。
 子。而秦共。知天。之。知。人。意。故。此。容。之。推。非。直。大。賈。
 姑。主。不。常。心。知。之。六。國。知。以。視。秦。知。心。頭。六。國。未。
 其。同。惡。昧。齋。也。○秦。自。華。燭。心。來。毒。氣。十。餘。世。天。
 刺。二。懸。曰。斯。不。常。而。知。其。毒。射。李。洪。而。知。其。毒。高。
 蠱。限。志。爾。於。而。他。知。爾。大。真。大。賈。人。也。○

李斯列傳第三十三

古史五十六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
 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
 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斯乃嘆曰。人之賢不。
 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
 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
 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游。
 者。主事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

鄧以讚曰
 互嘆處大
 以閑鏡

王常曰言
小人失其
幾事之會
成大功者
則不然

騷音掃

陳子龍曰
秦吞天下
本謀盡挈
於此

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而能強行者耳。索隱曰禽鹿視肉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故
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又處卑賤之位困
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
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斯乃求為秦相
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斯因說秦
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
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
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孝公以來，周
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
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
賢，猶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
萬世之一時也。今急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
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
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以
財下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

古史

李斯列傳卷三十三

二

陳仁錫曰
自此以後
宗室大臣
皆噤

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

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正義曰。注溉渠。韓

鄭國間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

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

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

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

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

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

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

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取漢中。包九夷。

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

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

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

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

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

索隱曰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傳者

謂以玳瑁附著於珥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又曰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

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駛騃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玳瑁之珥，阿縞之衣。

徐廣曰阿縞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

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竽，彈箏搏鞞，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竽，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

兵強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一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

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使逐至驪邑得還。

劉氏曰前
時因異政
家殊俗人
造私語莫
辨其真今
乃不別白
黨也

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
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
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
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
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
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
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
為高率羣下以造謫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

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
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
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始皇可
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
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
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
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
子三川守由告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

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斯謂然而漢曰嗟乎吾聞之荀
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
知其駕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
謂富貴極矣物極則哀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
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
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
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
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
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
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
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斯趙高及幸宦者五
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斯以為上在外崩
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輜輅車中孟康曰輜輅
車如衣車有
輿牖開之則溫開之
則涼故名輜輅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
輜輅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
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

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謏。強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閭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斯曰。上崩。賜長子

揚慎曰管
事字亦古

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達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故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

鄧以讚曰庶幾即是
僥倖

王應麟曰斷而敢行
見未知本及秋霜降
此戰國諸子之言而
高誦之耳

吳即基曰絲衣之言而守之可
為孝子絲斯之言而守之可為忠
臣奈高之快以為議
者刺之不休也慈母
之愛激於三言尚哉

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固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龍變而從時。見未而知本。觀拍而觀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朝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

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祀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過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

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
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譬猶騁六驥
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
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
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
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
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
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
快皆不服恐爲愛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
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
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
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
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
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
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
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

陳仁錫曰
誰令趙高
至是李斯
罪一罪二
俱在此

死音宅典
磔同

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死

於杜。

索隱曰：叱與磔同，謂裂其肢體而殺之。

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

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

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

厩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

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

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

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

陳仁錫曰：為人君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說而不見後有

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曰

益刺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

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

等乃作亂，起於山東。陳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

至鴻門而却，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二世責問斯

曰：吾聞於韓子，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

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

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廩，啜土飴，雖監門

賊而不知此太史公作史本自也讀李斯傳益凜然

陳子龍曰
李斯罪案
只重爵祿
二字蚤已
罵盡
鍾惺曰督
責書人第
喜其文耳
不知讀其
書而一段

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
決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
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
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
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
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
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
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
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柰
何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畧地過去弗能
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
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
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
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
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
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

氣喘神亂
心口相透
牽強苟且
之意自見
於語言音
節之中知
其為遺心
之言也

揚慎曰罰
之加焉必
也六字而
三助語文
益矯健謂
古文少虛
字可乎

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
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
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
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道，專以
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
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
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
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
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
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
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
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
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
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
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
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

古史

新刊韓非子卷三十三

十五

許慎曰樓
季魏文侯
之弟○毛
傳云牝曰
牝○牝曰
鄧以讚曰
矯健如龍

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
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
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則庸人不釋尋常
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
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陷○豈跛牂也而
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
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
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
務所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
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
哉○可不哀耶○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
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聞於側則流漫之志誅矣○烈
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
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
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
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

一錫曰
一罪又
此

吳即基曰
只將督責
二字自始
自終解如
連環

余有下曰
兩載二世
語見斯說
以止秦不
獨趙高也
吳和基曰
稅民殺人
一語可為

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
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辨之明。內獨視聽，故
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
爭之辨，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
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
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
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成。督責成，則臣無邪。
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

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
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
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
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
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
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
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
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

古史

李斯列傳卷三十三

十七

亡秦佳對

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及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謹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皆決於高聞斯以為言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

深仁錫曰
女子小人
後倆
索隱曰少
我謂以我
勿故輕我
也固我固
陋我也

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間語君於是高待二世方燕樂婦人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

史記卷六十五

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傷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按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室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

鍾惺曰：數語斯似自道。

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繫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王，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高，恐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

吳弘基曰：龍比為斯人，藉口可謂辱極。

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按治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嘆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

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
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
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
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
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
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冠至咸陽。麋
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按丞相獄。治罪。責斯
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

董份曰。併
載此書。見
與前所對
書阿二世
者大相反

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
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救之。斯乃從
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遠秦地之
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
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
兵。飭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
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
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貊。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強。

唐順之曰
篇中反覆
慨然身世
之感古云
貧賤必慕
富貴富貴
必履危機
信哉

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斛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稅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王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高使其容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按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斯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覘而夷三族。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

古史

李斯列傳卷三十三

二十七

揚慎曰卦
之用字妙
吳越春秋
亦用此句
法

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月。

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不許，乃召二世兄子子嬰授之璽。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

適音敵

古史

李斯列傳卷三十三

三十三

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此傳所載趙高

殺二世子嬰殺趙高與秦本紀少異兩存之以廣異聞

蘓子曰始皇以詐力蕪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燔書詩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履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姦復媮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按太史公曰李斯一問閹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璦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專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人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造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茅坤曰按李斯傳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變法

諸事。僅十之三。傳高所以亂天下而亡秦。特十之七八。作史者。恁地看得亡秦者高。所以釀高之亂者。並繇斯為之。此是作史極用意文。極得大體處。學者讀李斯傳。不必讀秦紀矣。○又曰。看此史十分詳。趙高奸惡。摠來摹寫李斯本末。鍾惺曰。李斯古今第一熱中富貴人也。其學問功業。佐秦兼天下者。皆其取富貴之資。而其種罪。過能使秦亡天下者。即其守富貴之道。究竟斯之富貴。僅足以致族滅。蓋其起念結想。盡於倉鼠一嘆。不知倉鼠食積粟。誠與廁鼠有間。若其為憂。豈止人犬之驚乎。如斯之為鼠。不死於人犬而死。丁狸者也。亦可哀矣。史言秦用李斯二十年。竟并天下。而於秦亡。關目緊要處。皆係之李斯傳。若作秦本紀者。而結之曰。遂以亡天下。見人臣重富貴之念。其效足以亡天下。罪斯已極。而垂戒亦深矣。嘗合李斯始末。自富貴至滅族。摠看一過。想孔子所

出

歸有光曰。長城之築。洪唐以來。禦胡恃此。萬世之利也。未可以斥秦故而并議之。○又曰。將兵三十萬衆。

暴師於外。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十餘年。皆承趙姓。並官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暗點蒙氏罪狀。

孫鑪曰。又一罪案。

為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透地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世世卑賤。劉氏云。其父犯宮刑。

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十餘年。皆承趙姓。並官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始皇聞高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始皇令毅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

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李斯、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及恬死。扶蘇已死、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毅於代。前已囚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

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闔士之意離也。臣切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官乘傳之代。令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疑矣。夫先

陳仁錫曰：斯與毅未嘗負國也，而負天負民，即得死情寔。

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無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靈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

董份曰。語亦真誠。足令人涕。

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毅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必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閔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

此與白起
以坑趙卒
馬已罪同
共定明已
功耳

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
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
言聞於上也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
乎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
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
吞藥自殺

蘇子曰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
無罪僂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脉

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許無罪死而不厭夫
媮合取容咎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
於瑯邪使毅還禱山川至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
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
無所復施耶

陳子龍曰
責恬無大
休

按史贊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
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
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

古史

蒙恬列傳卷三十四

六終

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楊慎曰：子嬰知蒙恬之枉，而能進諫，後卒能燭趙高之奸而誅賊，亦可謂賢矣。生逢末世，不幸蓋與劉謔、曹髦同哀哉。

鍾惺曰：輕百姓力，易見也。阿意興功，難見也。深文定案，使賢者不能以才與功自解其罪。此史家眼力高處。

扁鵲列傳第三十五

古史五十八

扁鵲者，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

索隱曰：劉氏云：守館之師，故號云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

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長桑君隱者，出蓋神人也。

八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問其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

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

鍾惺曰：自古神術求一傳之，人難於弟子之遇其師也。

又曰以診
脈為名所
以堅人意
而不敢驚
之也兵家
用奇亦然
○司馬彪
云診占也

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方猶邊也言能隔以此視
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詠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
在趙。在趙者名扁鵲。趙簡子為晉大夫。專國事。疾五
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
安于問之。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
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
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
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
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
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從淫。此子之
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
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
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
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
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
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

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
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
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
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
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氣
血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
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
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如何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

索隱曰。鏡謂石針也。橋謂為按摩之法。天橋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抗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毒熨

曰夫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鏡石橋引。案抗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魯不可以告咳嬰之兒。扁鵲

謂毒病處
以藥物熨
帖

仰天嘆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鄰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按惟論得陰者甚衆。不可曲止之。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詠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曠。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

陳仁錫曰
寫出一段
驚喜悲切
之狀令人
目觀

中關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按寡臣太子也。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絡。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

扁鵲列傳卷三十五

茅坤曰取字深妙

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脉亂故形
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
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
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
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蘓乃使子豹為五
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索隱曰五分之熨者謂
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有此方以更熨兩脅下太子
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

王慎中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三句乃一篇領袖

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
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
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
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
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
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
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
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

陳仁錫曰扁鵲語桓侯一段可通於治又

古史

扁鵲列傳卷三十五

曰醫方小
枝故歷載
異聞以動
人目

董份曰所
寓言大

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
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
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
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
聖人豫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
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
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
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
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

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
人即為帶下醫過雜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
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
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
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也

蘇子曰予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點扁鵲之說以為
為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

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辯此耳。扁鵲見趙簡子齊桓侯而中，有號公之事。號之亡，在春秋之初，而趙簡子在春秋之末。齊桓侯復次，其後或疑其說之妄。然戰國之際，薛亡久矣，而孟嘗君稱薛公，安知是時無號公者哉。

王常曰：扁鵲傳事與文皆精奇。

吳弘基曰：能生死人，則造化聽方術之顛倒矣。世無此理，故能起當生，便足盡良醫造福使後世庸藥不敢復言生人之術。

終

刺客列傳第三十六

古史五十九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子胥既見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言伐楚，欲自為報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子胥知光之欲殺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光。專左傳作鱒。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十二年而楚王死，王僚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蓋餘左傳掩餘。使季

陳子龍曰：英雄識力，非常處。

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不得還。於是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

鍾惺曰：極力寫刺客本事。亦備寫專諸

唯下手處

王前，專諸擘魚以匕首刺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子以為上卿。史記句下有共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豫讓者，晉大夫畢陽之孫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

陳仁錫曰：自中行氏說起，暗伏後案。

茅坤曰襄子斯言也其有人君之度矣

茅坤曰借友人摹寫讓之善心處

鍾惺曰苦心苦詞在語意行四鄭重處寫出

其頭以為飲器讓遁逃山中曰嗟子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中刑人則豫讓內持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讓又漆身為厲索隱曰漆身為厲凡漆有毒近之多患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

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趙氏彼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不亦難乎讓曰既以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之襄子當出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襄

鍾惺曰觀
襄子處豫
懷始末深
國士之名
畢竟還在
襄子襄子
以身再試
讓鋒亦欲

有成其名
耳人之愛
名有甚於
身者此載
國習氣
華坤曰堪
此令人腸
斷

莫如基曰
特書里伏
姊所言案

子乃數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氏盡滅之而
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
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
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
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
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吾赦子亦已足矣子其
自為計吾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讓曰臣聞明主不掩
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

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
擊之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於是
襄子大義之乃使三持衣與讓三拔劍三躍而擊之
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
士聞之皆為涕泣史記句下有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地里志深井殺入避讎與母
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
相俠累有卻戰國策俠累名倪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

古史
戰國策
卷三十六
曰

鍾惺曰。兩
國字有生
色。

報俠累者。至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讎。隱於屠者之間。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聶政母前。酒酣。奉黃金百鎰。前為政母壽。政驚恠其厚。固謝。仲子。仲子固進。而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倘不敢當。仲子之賜。仲子辟人。因謂政言曰。臣有讎。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龜。糖之費。得以交足下之歡。豈敢以有求望邪。政曰。

陳子龍曰。
刺客大本
領。

陳仁錫曰。
一頑之微。
直不得一
死。禮經不
許人。以死
可死。宜死。

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仲子固讓。政竟不肯受也。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政母死。既已。葬除服。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

不可以死。可以無死。

鍾惺曰：古俠客只是閉目分明。朋友與親。輕重先後之問，不肯一毫苟且含糊。

陳仁錫曰：不知誰子以全嚴重子。尤者若心。劉辰翁曰：聞有人刺韓曰：向語甚纏綿詳。息未乃用。

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仲子。曰：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讎者。為誰。請得從事焉。仲子具告曰：臣之讎。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甚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國舉而與仲子為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之徒。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韓取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

古史

刺客列傳卷三十六

嚴仲子知
吾弟斷之
斬截之甚
又既以立
起知韓之
市而死者
果政也。緩
急起伏宛
然當時氣
息。

鄧以讚曰
斷語悲壯
知使而下
曰十餘字
作一氣讀
筆力極矯
健。

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
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
尸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也市行者皆曰
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
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
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
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因汚之中
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回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

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柰何畏殺身之誅終
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
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
具姊亦烈女也卿使政誠知其姊無孺忍之志不重
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慘於韓市
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
能得士矣史記句下有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

鍾惺曰此三字人不著意看之

茅坤曰荆卿怯處與隨相如韓信畧相似此皆古人文章烟波處

茅坤曰無故之樂無故之悲無限深情令人斷腸

而之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軻博。爭道。句踐怒而叱之。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丹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歡。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遇丹不善。故丹然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

鄧以讚曰。事大體奇。又節。有奇。遣辭奇。形容奇。即冷語無不奇。

陳仁錫曰。不能忍故。敗與越王。正反。然其。時事不類。忍亦亡。不。

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君臣皆恐禍之至。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檀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繇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丹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速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延可圖也。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福

古史

刺客列傳卷三十六

九

忍亦亡

節以讚曰
從武得光
從光得軻
展轉數語
寫其情狀
一備妙

吳弘基曰
怒深氣從

千古如是

陳子龍曰
先之自殺
以明毋泄
也非以激
荆卿也看
此快矣

而求福計淺而願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
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
必無事矣且以鷓鷯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
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丹曰願因
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
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光曰敬奉教乃造焉
丹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撤席拂席也光坐定左右無人
丹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曰臣

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
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
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丹曰願因先生
得結交於荆卿可乎光曰敬諾即起趨出丹送至門
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
也光俛而笑曰諾樓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
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
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

鍾惺曰光以死激荆卿明已之所以不入秦非愛其死恐精亡

而無濟於事也

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軻曰：謹奉教。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軻遂見丹，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

軻坐定，丹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肯，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

陳子龍曰曹沫事似亦只為下作波。如果希望恐不應如是之愚。使悉反諸侯侵地。事雖唐突。義頗正大。以讚曰如此積謀而事竟不成。殊足惜。然事不成。

而竟傳固足偉

陳仁錫曰奇想○過

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為下恐不足任使。丹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軻所欲。以順適其

意。久之。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丹恐懼。乃請軻曰。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一報。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

史記卷六十六 刺客列傳

字下得妙
深字尤妙
皆妙在不
情

茅坤曰兩
痴人走做
一塊

索隱曰徐
姓夫人名
謂男子也
董份曰叙
七首縷
亦借荆卿
之虛發也

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我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讎者。如何。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胸。然則將軍之讎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

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丹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丹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丹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軻

古史
荆卿傳卷三十六
十一

按豎子指舞陽

葉坤曰何等莫為何等風神

怒叱丹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
七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
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丹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
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軻和
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
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愴慨
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

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
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
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
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
庭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
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
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恠
之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

鍾惺曰可見力不難難於膽又曰極倉

馭情事全
從一段極
詳至之筆
寫出不詳
至不見其
倉遽節次
一一如見
而秦法
此轉人不
能下手

節以讚曰
兼扮兼說

筆力真可
謂入神
茅坤曰寫
不盡之情
轉入無窮
之態

鄧以讚曰
觀此氣象
謂荆軻神
勇不虛但
刺術辣耳

子故振帽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
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
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搥
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長操其室
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劍逐秦王秦王環柱而
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
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
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軻乃逐秦王

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
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不知所
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逐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
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
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而罵
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
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
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

東 卷之六 十五

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衍水。水名。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

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

變名姓。為人庸保。庸保。謂庸作可保信。匿作於宋子。宋子。縣名。久之

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言彼有善

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

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漸離念久隱。畏約

無窮。時乃退出。其裴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

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

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始皇。召見。人有識

吳弘基曰
高留一高
漸離為曲
終之秦
董份曰此
傳有漸離
即政傳有
姊皆天下
絕奇也故
壺

荆軻傳卷三十六

鍾惺曰餘音不了。

者乃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蘓子曰：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繫蔡公。

陳仁錫曰：持義甚正。

孫翩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讐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隱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考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干莊公，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於柯，安得所謂三戰三敗。

吳弘基曰：特叙削曹沫之旨。

古史 荆轲及信 十七
洙以七首劫齊桓。求侵地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說載
洙事於春秋。後戰國游士多稱洙以爲口實。而實非
也。莊公之禦齊洙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爲不足恃。
惟忠爲可以一戰。洙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爲刺
客之用乎。春秋宋楚盟於城下。齊魯是於夾谷。皆以
要盟不書。書乎及會而已。使洙信以七首劫桓公得
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於柯。足以知其非
要盟也。是以削去曹洙而錄其四人。然亦非所謂賢
也。

按史贊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
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
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
曹洙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
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鄧以讚曰。按史贊云。則荆軻事皆公孫董生二
人口述者。乃今國策所載。與此畧不甚異。何也。豈

劉子政校國策。據此傳以附益之耶。
鍾惺曰：豫讓爲智伯報仇，若矣。所以憾其不死，范
中行之愆，而滅其耻，蓋愆心所爲也。既已委質臣
事人，一語不覺自說出，本心被襄子所責，理屈詞
窮，而以衆人國士之言自解，不知君臣之分一定，
豈以衆人國士異其報哉？士前後趨舍不同，善敗
岐者亦多，未可謂不死。范中行之讓，必不能爲智
伯死也。

又曰：聶政報嚴仲子，不在刺一俠，累在一段善從
之策。不以刺累之，故禍及仲子，觀其不可多人一
段議論，識密義重，政自刑以絕蹤，其故在此，意不
專爲其姊。史記卿使其姊一段，文雖宛至，未得政
之心。夫政豈不知其姊者哉？
王維楨曰：荆卿傳內，蓋聶魯句踐，高漸離，田光，鞠
武，舞陽於期，蒙嘉，夏無且，安置先後，咸有脈絡，不
可缺一。

鍾惺曰。秦日出兵山東。且及燕。太子丹患之。是其不專在報秦私讎。亦計以存燕也。鞠武所言自是合從舊局。太子以為特久難待。武已嘿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劫。與刺而乘間合從。故進曰。光轉進荆軻。及太子告荆軻。亦不過於劫。且刺之後。乘其內亂。而合從。是遣軻之意。不專在劫。與刺。其節次布置。仍以合從終始。結局中間更添遣軻刺秦王一段。過脉較武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

計持久難待。一片苦心密計。即對武時亦有難言者。特其所遭時勢。非復信陵輩之世。而才亦不足以濟之。然其存燕之心。未可沒也。成敗寧足論英雄哉。

陳仁錫曰。傳刺客。懲凶傲也。權勢相傾。怨毒入人之深。至無可柰何。而私劔起矣。旨亦遠矣。

刺客列傳 終

人。無。可。奈。何。時。以。此。言。之。不。可。不。笑。也。
 刺。以。論。曰。陳。容。謝。凶。婦。也。難。楚。昧。斷。惡。毒。人。
 林。其。難。進。刑。罰。及。大。子。之。刑。罰。亦。不。過。於。此。且。刺。
 以。齊。之。燕。其。林。燕。之。心。未。可。列。也。如。娘。寧。又。論。英。
 昔。林。其。放。也。却。楚。非。斯。計。刻。華。之。世。而。下。亦。不。足。
 情。林。又。難。於。一。中。苦。心。密。信。明。權。海。却。亦。亦。難。言。

滑稽列傳第三十七

古史六十一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
 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
 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
 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
 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
 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
 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

鍾惺曰：尺一語便可

止泊王再
題銘甚矣

吳弘基曰
奇語

陳仁錫曰
得一似叔
教者而如
此驚喜可
見霸王信
賢之篤

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梗楓豫章
為題棨蕪林曰以木累棺外木發甲卒為穿壙老弱
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大牢奉以
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
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柰何孟曰請為大王六畜
葬之以櫛寶為槨桐歷為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
以粳糲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
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

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
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孟
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
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
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
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
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
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

古史

晉書列傳卷三十七

二

此以讚曰
此歌不叶
然具風
語勢

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王得
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
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
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
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
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
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
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

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也。

吳弘基曰
循吏當知
此義

西門豹事魏文侯，為鄴令。初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
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
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
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
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
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
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

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
十里乃沒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
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
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
溺其人民云豹曰至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
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
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父老皆會人民往觀
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弟子女十人

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
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
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姬為入報河伯得更
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
有頃曰巫姬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
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
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姬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
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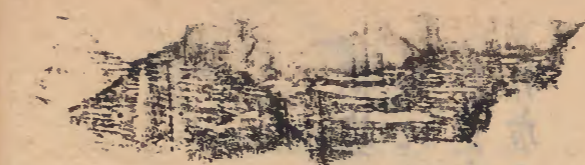
董份曰娶
婦本神奇

之事故投
巫亦以神
奇用之

正義曰。替筆。謂以毛裝替頭長
五寸。挿在冠前。言挿筆備礼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
吏旁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媪三老不來。柰之何。欲
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
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豹曰。諾。且留待之。須吏須豹
曰。廷掾起矣。何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鄰吏
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豹即發
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
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

其弘基曰
令父老
孫思我
言非虛也

雖患苦我。然百歲後。其令父老子孫思我言。其後皆
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十二渠經絕馳道。漢世長吏。或
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三渠為一
橋。鄰民人父老不肯聽。以為西門君所為不可更也。
長吏終聽置之。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
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豹雖不若子產
子賤。然要為賢大夫矣。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



案索訓畫 冠纓盡絕

正義曰，簞籠也，既宴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簞籠。

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喜隱，索隱曰：喜隱謂好隱語。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髡說之以隱曰：國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何鳥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侯，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三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

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既饗滿篝，汗邪滿車。』司馬彪曰：汗邪，下地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以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

鍾惺曰千
古聊論

徐廣曰卷
音卷收衣
喪也講音
溝臂捍也
鞠曲也臆
與同謂
咻曉也

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奉講。鞠臆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眇不禁。

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

索隱曰。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

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

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

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齊

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

髡常在側。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義理。始皇置

鍾惺曰說
得悚然有
一陳涉在
內。

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
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
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
郎曰。諾。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
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
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
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
立。又欲漆其城。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

陳仁錫曰
語可思而
不可言。

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
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
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旃歸漢。數年而卒。

蘓子曰。太史公傳滑稽三人。褚先生一人。皆以優笑
有益於事故。并錄之。然西門豹古循吏。非滑稽者也。
特以止河伯娶婦事。發於俳故。巧而捷。是以載之。滑

稽而實非也。

太史公以齊威王事先楚莊。令既正之。然優孟語稱齊趙韓魏。蓋戰國記事者

粉澤之
過耳。

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辨捷。人。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膏。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按孔子曰。六藝於法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又史贊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鍾惺曰。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妙在無理。却有至理。從惟酒無量中悟出。直是涉世觀變。胸中極負妙。借飲酒一事發之。只此可止。不須分疏。而後數段。妙情妙事妙文。無意而湊。字字入微。又曰。優孟蓋古義俠篤於友者也。其於叔敖不在。

振其子之貧。而在表其相楚之功。與其廢於身後。其歌與羊舌之泣聲。淚不殊。知人哉。叔教也。陳仁錫曰。滑稽傳美諷諫也。直辭無益於君與身。不若談言可以成務。史家示人之意遠矣。殊負。

滑稽列傳終

古史跋

予少好讀詩春秋皆為集傳讀太史公書質之詩書老氏戰國策知其未能詳復而遽目為書亦欲正之而未暇也元豐中以臯謫高安五季不得調職雖賤

且冗而予僚許以閒暇乃以其
間終緝二傳刊正古史得七本
紀十世家七列傳功未及究也
七年九月得邑於歙明年至邑
而病寒熱殆不能起病愈蒙恩
召還為諫官又明年改元元祐

遂以愚闇進當要劇與聞國政
而性弱才短日不遑給回視舊
學常恐終身不能復就也九年
三月始以臯黻守臨汝不數月
復降守富春行至彭澤復以少
府監分司南京而居高安往來

之問凡十有一年太守柳君平
年老更事憐予遠來其吏民亦
知予疇昔之無害也相與安之
於城東南甌得民居十數間葺
而居之逾月而定借書於州學
不足者求之諸生以續古史之
缺明年三月而成凡六十卷蓋
予十年所欲成就者俛仰而得
上古三代之遺意太史公之不
喻者於此而明戰國君臣得失
成敗之跡太史公之所脫遺者
於此而是非閭廢有所不_及者

三不圖

書

看

考

予去取之意舉為之注後世可

也時季子遜侍子紬繹從要知

聖二季三月二十五日

轍子由志太史公之不

兩君亦疏者對也而對

通四在三月二十五日

